

華南總修院廿年來 擢陞司鐸百餘 將來教務矚望於現在的修士

(本報訊) 一個到香島來觀光的公教信友，很快的可以發覺到這裡的公教氣氛極為濃厚。他對於培養香港及九龍公教氣氛的高盧雲霄的聖堂，建築宏麗的學校，規模偉大的醫院，是絕不會視若無睹的。如果他週遊全島的話，他一定會經過離着市區中心七哩路的鴨巴甸一漁民之鄉。在鴨巴甸對面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幢雕樑畫棟，飛簷綠瓦的一片宮殿式二樓房，矗立於萬水葱蘢中，使人不禁憶起北平來，因為這種具有高度藝術性的建築使得北平成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上面所提宮殿式的，大盧便是天主教華南總修院，在愛爾蘭耶穌會，修士主持下，廣東省的會士主持下，廣東省的修士在這裏念哲學神學。該院為教徒第一任駐華代表剛總主教所創建百廿人。這是因為華北各修院的修士，在共軍未到前，撤來香港。有樂家格賴斯乃來設計，畫藍圖，監工！並且從羅馬聖伯多祿傳信宗會籌到建築費。

該院自一九三二年開學以來，修生中晉陞司鐸者已有一百餘人。第二次大戰期間，修院中未能招收新生。香港投降之前，修院被炸，損壞甚重，唯院中除兩名修士受輕傷外，均屬安全。日人在港時，修院幾于無法維持，卒賴上主呵護，得以安全度

這些由北方來的修士中，已有七人完成了學業，晉陞司鐸，回到各自教區去傳教。其餘的修士也無不渴望一旦學業完成；可以領受神品，為各自教區補充那已經犧牲，或被監禁的傳教士的缺。他們很清楚知道他們將來所要

過，而戰爭開始時入院的修士，卒能完成學業，領受神品。一九四九年初，院中僅有修士三十人。是年六月，人數增加到一百廿人。這是因為華北各修院的修士，在共軍未到前，撤來香港。有份已失去傳教自由。國籍司鐸的遭遇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保全將來中國教友信德的責任，無疑的是要落在現在的修

度的生活！艱苦，危險，遭人疑忌監視着生活，和行動。他們不免被敵人所逮捕，窘難，甚至遭監禁與殺害。

中國公教今天正遭逢着歷史上最嚴重的難關。很多外籍司鐸已被驅逐，遭監禁，此外大部

士身上。然而修士的人數却少得可憐，而負擔國內更是鳳毛麟角了。